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三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刑法上

法令

甲令

皇太后
紀序

令丙

章紀注云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
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

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循吏

序

建武中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與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

桓譚傳

建武十一年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

婢不得減罪紀

十二年梁統在朝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
宜重刑罰以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
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
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
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
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
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

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軍役數興豪傑犯禁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聰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

施行多合經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
浸多歲以萬數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
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宄而害及良善
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寢
不報

統傳

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
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
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

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為圜斲彫為撲
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
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
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
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
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杜林傳

十八年四月詔曰今邊郡盜殺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
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

紀

肅宗初陳寵為尚書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迺上疏言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蠶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鉗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

傳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

躬傳

永元六年廷尉陳寵鈎校律令律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

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

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
法稍繁人不堪之寵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
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
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
事皆施行

陳寵陳
忠傳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
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
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

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

枉願陛下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和帝從之

張敏傳

元初四年帝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

漢法令

蔡倫傳

蔡邕請除三互法

見公府選舉

橋玄乞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

姦路詔書下其章

傳

應劭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迺奏之曰逆臣董卓
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臣不自揆輒撰具律本

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複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聰獻帝善

之

本傳

刑制

腰斬

班始坐殺公主腰斬

歐刀

虞調傳注云刑人之刀也

殊死

或云棄市

蠶室

光紀注云蠶室官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窖畜火如蠶室因以名焉

鬼薪白粲

三歲刑也

亡命

光紀注云謂犯耐罪而背名逃者

右趾

明紀注右趾謂刖其右足次則左足次則次黥

髡鉗城旦舂

城旦者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多舂以食徒者

完城旦舂

四歲刑也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

輸作司寇

前書謂之罰作一歲刑也

輸作左校

韋彪傳注云左校曹名屬將作

輸作右校

屬將作

輸作若盧

龐參為左校令犯法輸作若盧

耐

光紀注云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已上為耐音乃代反前書又音而

笞

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撻笞

笞

章紀令丙笞長短有數

施刑

光紀注云施讀曰弛謂有赦令去其鉗鈇赭衣

隸臣妾

女徒顧山

光紀注云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

女子宮

光紀注云謂幽閉也

肅宗初陳寵為尚書寵以帝新即位上疏言宜蕩滌煩

苛之法輕薄箠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鉗鑽

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

本傳

陳忠上言除蠶室刑

見上律令

建安中論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古者淳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脰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

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
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
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
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
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
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孔融傳

贓罪

顯宗即位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召還伏法以資物

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

鍾離意傳

安帝初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讐及其子是時

居廷都尉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

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為春秋

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使贓吏禁錮子孫非

先王祥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

劉愷傳

永初中陳忠上言解贓吏三世禁錮事皆施行

本傳

袁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鞠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

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

袁安傳

選舉不實

明帝即位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

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

本紀注云舉非其人並正舉主之罪

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

竇融傳

胡廣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

本傳又左雄傳云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

免

第五倫上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俱以刻薄之資

臨人宰邑吏民愁怨非徒應坐豫協亦宜兼譴舉者傳倫

卹刑贖罪附

建武二年三月下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慙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

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紀下同

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從驗女徒雇山歸

家

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
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
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
除之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女

子宮

謂幽
閉也

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

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

袁紀注云不孝不
道者不在此書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
其女子宮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
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
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十二
月甲寅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縲二
十足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足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
足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

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祥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
以稱朕意

四年詔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勿笞
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
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制曰今何以和穆陰陽
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祥理寃存恤鰥寡勉思職焉

十五年二月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縲四十疋右趾至髡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五疋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十八年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縲三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五疋吏人罪未發覺詔書到日告者半入贖四月己未詔理冤獄錄輕繫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

號居前代十二

十斷其二言少刑也本論

肅宗初承永平故事吏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陳
寵上疏曰陛下即位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
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酷烈
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
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
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
絕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

餘事定著於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傳

建初五年二月甲申詔二十石理冤獄錄輕繫三月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

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

三疋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紀下同

元和元年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八月癸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

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各有差

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元和三年郭躬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

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

宗善之即下詔赦焉

傳

章和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繫囚鬼薪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罪縲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紀同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縲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七月京師旱詔曰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寃獄

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宮自死罪以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

十一年二月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癯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安帝永初元年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二年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

六年皇太后幸洛陽寺錄囚徒理冤獄

元初二年詔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答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為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延光三年九月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隴西及度遼營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贖各

有差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

二年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

永和五年五月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漢安二年七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出
繚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歲

沖帝即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

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
答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

三年九月庚寅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閏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緹贖各有差

三年十月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緇贖

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

休囚徒

六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緇贖

光和三年令繫囚罪未決入緇贖各有差

中和四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緇贖

並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

三十六至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宋喆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三十六

宋 徐天麟 撰

刑法下

中都官獄

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

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

百官志

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

紀

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

見寶武傳

斷獄案罪

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

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

禮儀志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享甲宜

助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

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

故紀

七月庚子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紀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

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
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鳩鷄乳地
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
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
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
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
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
事欲靜若以隆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

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
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
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
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
季秋論囚但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
實頗有違陛下採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
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
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陳寵

傳

和帝永元十五年有司奏以為夏至微陰起靡草死可
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短至案薄刑紀

十六年詔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紀

初和帝末下令麥秋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
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
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所以助仁
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迺行薄刑

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
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追召農人拘對
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
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
考非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
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
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薄

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
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冬為斷以
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恭傳

初肅宗時斷獄者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
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
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
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
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

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

國同心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
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
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
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
事後卒施行

魯恭傳

東漢會要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三十七

闕

方域上

闕

東漢會要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三十八

闕

方域下

闕

東漢會要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三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蕃夷上

東夷 闕

南蠻 前半
原闕

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尚軍大敗二十
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等

將兵擊破之單程等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受降
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零
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之三年冬淩中蠻覃兒健等
復反明年春發吏士五千餘人擊澧中賊五年春覃兒
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
等餘皆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和帝永元四年
冬淩中澧中蠻潭戎等反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
年澧中蠻結充中諸種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

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明年秋淩中澧中蠻四千人並
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著赤幘稱將軍
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
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其冬澧中淩
中蠻遂反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桓帝元嘉元年武
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
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至延熹三年秋
遂抄掠郡界又零陵蠻入長沙武陵夷寇江陵於是以

度尚為荊州刺史討平之又遣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
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
為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至十六年
交趾女子徵側反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冷縣雒
將之女也嫁為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
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
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

守光武迺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元年日南徼外蠻夷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

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
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
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夷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
太后遣侍御史任連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
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
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
印紫綬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
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

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趾刺史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潯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

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趾合浦烏浦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陵南郡蠻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潯山蠻雷遷等始反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和帝永元十二年巫蠻許聖等反叛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
年復反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桓帝之世數反太守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
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遣益州兵討之不能克帝
遣詔赦之即皆降伏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
蠻夷因此復叛遣趙瑾討平之並本傳

西南夷

夜郎國公孫述時保境為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
時尹珍從許真應奉受經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
始有學焉

滇王者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蠡與姑復牒榆拊棟連然滇池建憐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即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益州界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蠡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蠡帥凡首虜七千餘人諸夷悉平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遣

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克太尉掾李顥建策討伐迺
拜顥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

哀牢夷

邛都夷

作都夷

冉駹夷

白馬氏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好立功名宣示漢德唐蔽等百
餘國舉種奉貢輔遣從事吏護送詣闕並上其樂詩帝

嘉之下史官錄其歌焉

並本傳歌
詩見樂類

西羌

西羌從爰劍種五世至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之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更始赤眉之際寇金城隴西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窮恚無聊故致反叛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

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復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
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自燒當至滇良
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掩擊先零奪居其地
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
羌反隴西太守劉盱斬其酋豪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
盛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寇隴西塞劉盱擊之
為羌所敗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
筭種人皆從取計策臨羌長收擊比銅鉗而誅殺其種

六七百人永平元年復遣竇固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
大破之滇吾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竇林
領護羌校尉林為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謬奏
上滇岸以為大豪承制封為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
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帝怪一種兩
豪以事詰林林辭窘迺偽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
正耳帝窮驗知之免林官滇吾子東吾立迺入居塞內
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肅宗建初二年迷吾又與封

養種豪布橋等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迺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解散傅育發兵擊之育戰死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迷吾既殺傅育狃怙邊利章和元年復與

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衆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冢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賊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

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
迷唐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聶尚代為校尉尚欲
以文德服之迺遣譯使招呼迷唐還居大小榆谷迷唐
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譯
田汜等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
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貫友代為校尉友
以迷唐難用德懷迺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遂
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船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

唐迺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史克代為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明年吳祉代為校尉其秋迷唐脅塞內諸種羌共為寇盜擊破隴西兵遣劉尚趙代討之迷唐引去明年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重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迺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十二年遂復背叛迺賜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以周鮑代為校尉明年迷

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至九州與迷唐戰羌衆折傷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侯霸代為校尉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曹鳳上言以為宜及此時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

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迺罷東號子麻奴立遂與種人大為寇掠遣鄧鵬任尚將兵屯漢陽明年春鍾羌擊敗鵬軍於冀西其冬鵬使任尚率諸郡兵與滇零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朝廷不能制三年春復遣任仁救三輔漢兵數挫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燒鄜

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
無功迺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
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時羌復
攻褒中鄭勤戰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五年羌遂入
寇河東至河內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吏內郡人並
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
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
土不樂去舊流離分散隨道死亡復以任尚為侍御史

擊衆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六年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杜季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元初

元年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龐參代為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以印綬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司馬鈞與龐參分道擊零昌軍敗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綺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遣輕騎鈔

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明年夏度遼將軍
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湏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
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為破虜侯任尚遣兵擊破先零
羌於丁奚城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
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秋任尚復募效功種號封刺
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
擊狼莫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狼莫逃走於是西河度
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

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為羌侯封遵武陽侯自零
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倣自羌反十
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
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
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
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
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
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破之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

以賢兵在張掖迺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尾兩端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忍良等皆亡出塞封賢安亭侯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麻奴等因脅將先零

沈氏諸種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
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
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
奴等孤弱饑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人詣漢陽太守
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三年麻
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
破之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陽嘉三
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

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
又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賢復進擊鍾羌且
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
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
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
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饑指累祖等於是隴右復平明年
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
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

兵及羌胡掩擊那離等斬之召賢為弘農太守以來機
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機等到州之日多所擾
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
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於是發京師近郡
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屯漢陽且凍分遣
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
擊之到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沒於是東西羌
遂大合輦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武威太守趙冲追擊

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執金吾張喬將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為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衆迺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懸北界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為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

追叛羌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
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
於是離湍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自永和
羌叛至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
牢廩私自潤入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
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
西羌反湟中胡復畔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斬首招降二十萬人延熹二年段熲代為校尉時燒當

八種寇隴右頰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
沈氏牢姐諸種寇并涼及三輔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
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至冬
真那等復攻武威張掖酒泉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
之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逼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
張奐追破斬之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
之餘悉降散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
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迺與漢中羌義從胡

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
郭況樊稠擊破之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
九種在賜支河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其五十二種衰少
不能自立散分為附落其八十九種盛衰無常發羌唐
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犛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
皆不可紀知也

湟中月氏胡舊在張掖酒泉地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
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

首尾兩端中平元年遂寇亂隴右焉

並本傳

東漢會要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四十

宋 徐天麟 撰

蕃夷下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竟不許之永平中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

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迺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戍已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戍已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大破匈奴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戍已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戍部候居車師後

部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者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皆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尙段禧等朝廷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迺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

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部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燉煌太守張璠上書以為燉煌宜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迺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

茲疏勒于寘莎車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領已西
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
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自陽嘉以後朝
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
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自此浸以疎
慢矣

拘彌國

于寘國

西夜國

子合國

德若國

條支國

安息國

大秦國

大月氏國

高附國

天竺國

東離國

栗弋國

嚴國

奄蔡國

莎車國

疏勒國

焉耆國

蒲類國

移支國

東且彌國

車師前王居

後王居

本傳

南匈奴

北匈奴附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

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
共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
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匈奴轉盛十
三年遂寇河東匈奴遣盧芳還降二十一年復寇上谷
中山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
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當即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
殺知牙師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
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

懷猜懼庭會稀濶單于疑之迺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懷憤恨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斂八部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方事下公卿議

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
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
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全復邊郡帝從之其冬十月
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二
十五年春正月南單于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
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
里北鄙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歸南
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

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迺伏拜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夏南單于所獲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

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

段柳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冀輟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親附北匈奴懼於見伐

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匈奴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匈奴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中元元年十一月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鞬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其後遂以為常二年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鞬單于明帝永平二年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醯儻尸逐侯鞬單于五年冬北匈奴寇五原遂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六年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



蘇立為丘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
為湖邪尸逐侯鞬單于七年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
使求合市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八年遣越騎
司馬鄭衆北使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迺更發
使隨衆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
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
等知漢與北匈奴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
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迺上言

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定車師而還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十八年春二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

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
匈奴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
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章
帝建初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
守其地八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
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元和二年南單于長死單于
汗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閭鞬單于冬南單于遣兵與北
匈奴溫禺犢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

言北匈奴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迂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何由而深謝其

各冠履帝迺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崔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匈奴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二年三月南單于宣死單于長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鞬單于五月北匈奴饑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

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庭爭立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
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竇憲遣客刺殺齊殤王子都
鄉侯暢太后怒憲懼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
以憲為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
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和帝永光元
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鷄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
度遼將軍鴻出捆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閭
盤司馬耿夔景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

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覬海
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
部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三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
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單于，時虜中乖
亂，汜諷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
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
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迺遣弟右溫禺鞞

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
弟三年夏五月竇憲遣副校尉閭訾將三千餘騎掩擊
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秋七月北單于以漢還
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冬十月竇憲
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
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中郎將
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
創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

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三年春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為粟邑侯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立於鞬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

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
為光武招懷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
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
庭并領降衆無煩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
時定安懼憲計遂行迺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
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
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盡北庭
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

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
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
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南北懷
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
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廼空盡
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
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
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

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護屯
伊吾如南單于故事六年秋七月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
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
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
屯屠何子真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畧吏民燔燒
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九月癸丑以光祿
勲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
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馬

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迺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

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十年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為萬氏尸逐鞮
單于安帝永初三年九月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
稷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
將龐雄為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
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懂行度遼將軍
事雄夔擊南匈奴莫鞬日逐王破之四年春正月南單
于圍耿种數月梁懂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

于自將迎戰，僅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二月，南匈奴寇常山。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責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迺遣使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迺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延光三年夏四月，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順帝永建三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拔死，弟休立為去特若尸逐就。

單于永和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
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
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
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
子遣使責單于單于本不預謀迺脫帽避帳詣並謝罪
並以病召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
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單
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

梁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
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
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
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
信招降宣示募賞明為其約如此則匈奴可服國家無
事矣帝從之迺詔續招降畔人九月匈奴句龍吾斯等
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
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掠寇并涼幽冀四

州迺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
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
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
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漢安元年秋八月南匈奴
句龍吾斯與莫鞬臺耆等復反寇掠并部二年六月丙
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
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
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

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桓帝建和元年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立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迺稍安迺潛誘

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
悉降負以南單于居車兒不能統理國事迺拘之奏立
左谷蠡王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居車兒一心向化
何罪而黜其遣還庭靈帝時匈奴屢叛其後天下大亂
單于與白波賊合兵入寇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
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以紀傳及
通鑑修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

以為號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眾向化詣闕朝獻封其渠帥為侯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盜賊宜復置烏桓校尉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

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种追擊不利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

耽擊破之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
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
寇緣邊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
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立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
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
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
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立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
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

虞為幽州牧虞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代立建安初袁紹與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等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其餘衆悉徙居中國云

本傳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光武初匈奴率鮮卑與烏桓寇鈔北邊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

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及南單于
附漢北單于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
偏何等詣祭彤求自効因令擊北匈奴連歲出兵持首
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
種人詣闕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和帝永元
中竇憲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
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
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十三年寇右北平延平

元年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出塞追之遇虜伏發殲
於陣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
賜王印綬因築南北两部質館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
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三
年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復攻扶黎營四年遼西鮮卑連
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共郡兵奔
擊大破之五年代郡鮮卑穿塞入寇發緣邊甲卒黎陽
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六年鮮卑入馬城塞度遼將軍鄧

遵擊破之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韃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衆王其至韃為率衆侯建光元年其至韃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戰沒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救之乃解圍遁去鮮卑既累殺郡守瞻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二年其至韃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柏日逐王戰死三年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

順帝永建元年其至韃寇代郡明年中郎將張國擊破之時遼東鮮卑亦入寇耿晷擊破之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頻寇漁陽六年耿晷遣司馬將胡兵擊破之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耿晷遣烏桓親漢校尉戎朱廐率衆王侯咄歸等出塞鈔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以下為率衆王侯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晷乃移屯無慮城拒之二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擊鮮卑

斬獲甚衆後其至韃死鮮卑鈔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勇健有智略盡據匈奴故地永壽二年遂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遼二年復入鴈門六年寇遼東九年分騎入緣邊九郡於是復遣張奐擊之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檀石槐不肯受寇鈔滋甚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無歲不被寇鈔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調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乃召公卿議議郎蔡邕議曰邊垂之患手足之蚿搔雖或破

之豈可盡殄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臧
旻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
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
莫不被毒又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令捕魚以助糧食
光和中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衆畔者半
後出攻北地中弩死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傳本

東漢會要卷四十